

八十後編劇朱思溢 從拍微電影開始

拍微電影是電影初學者的入門鍛煉。短至三分鐘，長至三四十分鐘，內容不能超出框架，無論在劇情的鋪展、鏡頭的調度或語言節奏上，都要盡可能濃縮，實際操作並不比一部長片簡單。八十後編劇朱思溢從拍微電影《小偷兒》開始，以故鄉江西南昌為背景，寫一個老人家與小偷兒子之間的溫情故事。此片洋溢着南昌獨有的生活風情，將純樸百姓間的瑣事娓娓道來，如同訴說着自家的故事。他更憑此片奪得「荷里活 TCL 微電影節最佳編劇」獎。

為了進一步推廣微電影拍攝，朱思溢將擔任「第二屆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工作坊導師，與一眾學生分享其創作心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導演朱思溢



■《小偷兒》於江西省南昌市取景。



■朱思溢與拍攝團隊。



微電影短則三五分鐘，看似很易上手，但朱思溢強調拍微電影需要很好的技巧，「其實愈短愈難拍。」以其得獎電影《小偷兒》為例，退休警察在街上抓到一個小偷，見義勇為後卻令到小偷的兒子東東陷入失去父親的困局，老人憐憫孩子將之收留，並與他一同打聽父親在獄中的境況。如果這是一部長片，劇情可以慢慢鋪排，詳細交代背景，但微電影的話就必須在短時間內把故事說清楚，比如一開始老人就抓了小偷，人物間的矛盾立刻呈現出來，「開門見山」。

拍攝的時間也要拿捏得好，必須有「唔使急，最緊要快」的心理準備。「微電影一般會拍得很緊密，我們為了省時間，往往一次過拍幾場，效率至上。」

放棄安穩工作

朱思溢是江西南昌人，在內地讀編劇，畢業後有一個不錯的職業——CCTV 財經頻道編輯，如果沒有來香港繼續深造的話，他應該會過着平穩安定的日子。央視是內地傳播、編導人才的集中地，「工資穩定，不時發油發米發鹽的，家人也覺得很好。」但央視畢竟是體制內的機構，工作上很多限制，「我在那裡半年，沒學到甚麼，只學會了股票的代碼。我們經常有一些提案，但都不被接納，工作並不那麼自由。」他忍不住苦笑，「當時我真的覺得很絕望。」

學編劇，總是希望有創作的機會，更遑論朱思溢是個電影愛好者，無時無刻都在想自己的故事。「我很喜歡看電影，大四那年看了兩部印象很深刻的電影，一部是《阿凡達》，看完後很震撼，另一部是《歲月神偷》，特別讓我感動。我當時就想：應該去香港看看。」回憶當初所做的決定，已經完成碩士學位、目前師從張華標的他，覺得一切都值得。

熱愛自由氛圍

香港的創作氛圍與內地不一樣，「香港創作人有自由民主的精神，很多時候他們都不沿主旋律

來寫。」兩地的生活經驗讓他用不同的視角去看待事情，「內地電影題材都有普遍性，同一個故事放在甚麼地點都可以發生，但香港注重本土性，香港人關注自己的土地。」而且他發現本地的同學很有想像力，敢於拍不同類型的電影，比如《偽紀錄片》。曾經有同學找人來模擬一個社會事件，指政府在我們的水裡放了鎮靜劑，喝了水，遊行減少了，借此反諷政府。「我以為真有其事，直到電影最後寫着『以上全屬虛構』才知道是假的。」自由的創作環境擴闊了他的視野，也改變了他講故事的方式。

如今跟隨前TVB編審張華標搵食，五六個年輕編劇一起寫劇本，朱思溢說，「每天都在壓力下度過。」公司專注於內地電視劇項目上，去年播出的《大當家》是他進公司後做的第一個案子，收視率不錯，帶有港劇的味道。現在他忙着另一個劇本，「做不了導演做編劇也好，不用曝光嘛。」朱思溢積極樂觀地說。

編劇不分晝夜

《小偷兒》是他之前暑假回南昌時在報紙上得到靈感衍生出來的，當時他看到一個報道，一個老人家與一個小偷是鄰居，本來相安無事，小偷有一天被抓了，他拜託老人幫忙照顧一下兒子，而老人又真的幫他。電影沿襲溫暖又正面風格，道出人與人之間的純樸真誠，又淡淡地交代獨居老人與遺棄兒童等社會問題。「我覺得不夠正面，希望可以再正面一點。」

在香港生活的這段日子，他也觀察了一些現象，打算寫進劇本裡。「我想寫一個《假結婚》的故事，寫內地人如何透過婚姻來香港生活，是一個變種的港漂故事。」白天寫公司的劇本，晚上寫自己的劇本，生活單調不已，「莊文強以前也是這樣呀，白天寫TVB的，晚上寫自己的。」在有機會拍長片前，他就以拍短片、拍微電影來鍛煉自己，先學好講故事。

但說着說着，他忍不住問記者：「我這樣公司會不會炒我呀？」

影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一、張艷利



長影舊址博物館正式開放

位於長春市紅旗街1118號長春電影製片廠原址的長影舊址博物館早前正式對外開放。長影舊址博物館所在的長春電影製片廠老廠區，前身是日本文化侵略機構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於1939年竣工，2013年被國務院核定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作為中國首個懷舊型電影產業園區，長影舊址博物館融合了館藏研究、展示教育、舞台演藝、網絡傳播等多種文化模式，將電影藝術館、電影頻道演播大廳、藝術電影院、電影主題音樂廳等電影元素集於一體，客觀地反映中國電影藝術的創業史和發展史，全面展現長影幾十年的歷史文化成就。

作為新中國第一家電影製片廠，成立於1945年的長影創造了新中國電影的「七個第一」，先後生產故事影片1000多部，譯製各國影片1000多部，並為新中國電影事業培養和輸送了大批電影人才，在中國電影史上譜寫了一頁頁光輝篇章。長影舊址博物館正是記錄長影發軔、進展、繁榮、變遷的藝術殿堂。

「新中國譯片之父」袁乃晨、新中國第一代電影美術師劉學堯、《保密局的槍聲》導演常彥、《吉鴻昌》導演齊興家、《英雄兒女》主演劉世龍、《畫中人》主演白德彰、《達吉和她的父親》主演陳學潔及《開國大典》導演李前寬、蕭桂雲夫婦，這些曾為長影作出卓越貢獻的老藝術家，一同現身見證長影舊址博物館開放的輝煌時刻。

開幕當日，長影音樂廳上演了「花兒還是那樣紅」長影樂團大型經典懷舊交響音樂會，奏響《花兒為甚麼這樣紅》、《英雄讚歌》、《敖包相會》等觀眾耳熟能詳的動人旋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創業》中插曲《滿懷深情望北京》的原唱者、長影樂團女高音歌唱家邊桂榮，亦再次現場演繹。此外，曾經對長影音樂廳給予高度評價的世界級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強傾情獻唱《懷念戰友》、《我的太陽》，國家一級演員、歌唱家譚品演唱《在那東山頂上》、《我的祖國》，共同送上對長影舊址博物館的殷切祝福。

流金歲月

文：沙壹

喜怒哀樂

今年夏日國際電影節的「修復經典」環節選映了1970年由白景瑞、胡金銓、李行、李翰祥四大名導聯合執導的《喜怒哀樂》。該片的新修復版本7月底已於台灣「加貝影展」率先獻映，更邀得〈哀〉導演李行及〈怒〉女主角胡錦出席映前座談，可說星光熠熠。記得很多年前看過《喜怒哀樂》的錄影帶，內容殘缺不全、畫面色澤泛黃，而新修復版本的效果雖然說不上十全十美，但能夠親睹甄珍、張美瑤美麗絕倫的女鬼扮相，透過先進的科技重現人間，總算值回票價。

《喜怒哀樂》是港台電影工作者為李翰祥的國聯公司紓解財困而攜手攝製的，台前幕後都是義務參與，不收分文。電影四個單元故事全部以古代為背景，暗示人性的善惡、因果的循環，其實無分古今。〈喜〉由白景瑞執導，全片並無對白，只以配樂襯托劇情，講述本來懸樑刺股發奮用功的書生（岳陽飾），偶遇美麗女鬼（甄珍飾），被迷得暈頭轉向；〈怒〉由胡金銓執導，以京劇《三岔口》為藍本，登場人物各懷鬼胎，而場面調度亦與《龍門客棧》相似，同樣在客棧狹窄擠迫的空間裡刀來劍往；〈哀〉由李行執導，講述男主角（歐威飾）出獄後回鄉報仇，赫然發現仇家已逝，神秘女子（張美瑤飾）翩然而至，以身相許，只為開導他解開仇恨心結；〈樂〉由李翰祥執導，改編自《聊齋誌異》，水鬼（楊群飾）一念之仁，放棄借無辜的替身投胎轉世，結果被玉帝冊封為神，宣揚善有善報的主旨。

本片所講的，並非單純是「喜」、「怒」、「哀」、「樂」這四種人性的基本情緒，其實也泛指七情六慾。〈喜〉的書生，美色當前，即將聖賢古訓拋諸腦後，最終自食其果；〈怒〉經營黑店的夫妻，貪婪狠毒，結果作法自斃；〈哀〉是我最喜歡的單元，人類被復仇的執著蒙蔽感情和理智，簡直是哀中之哀。四個單元只有〈樂〉是講人性的真善美，漁翁與水鬼都對被揀中的替死鬼動了惻隱之心，不忍加害，所以「為善最樂」，只有人心向善，放棄損人利己的自私心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

其實，《喜怒哀樂》除了第二個單元〈怒〉之外，其餘三個都是以鬼怪為主角的奇幻靈異故事。然而這些鬼怪，不但並無害人之心，而且懂得報恩，相反人類卻自相殘殺，活得更像地獄裡的惡鬼。難道因為人類的靈魂，已經麻木得喪失「喜」、「哀」、「樂」的情緒，而只剩下「怒」？但我始終深信人性本善，否則這部見證港台電影工作者義助李翰祥渡過難關的《喜怒哀樂》就不會誕生了。



影音館

文：大秀

失落的星光？ 《一切從音樂再開始》

《一切從音樂再開始》（Begin Again）的愛爾蘭導演 John Carney，繼《一奏傾情》（Once）後，由都柏林走到紐約，帶出一個疑似音樂工業革命女子 Gretta 的「閒時創作」得到潦倒獨立唱片公司高層 Dan 賞識的故事。Gretta 剛剛看着名成利就的 Rock Star 男友 Dave 偷食，她，也要為自己的未來作出一些決定。

《一》的故事簡單，來龍去脈不再詳述。簡單來說，是音樂人面對大環境的抉擇——你會在互聯網以一蚊美金售賣一張專輯？還是要放棄自由和自我成為流行歌手呢？在全民認為 music is free 的年代，以最低入場費「A Buck For An Album」的價錢賣好音樂，那麼理想呢？

在導演 John Carney 指揮下的電影原創歌曲，水準無話可說，帶動全片的主題曲〈Lost

Stars〉必定是大熱作品。但看過電影的朋友，可能對片中 Dan 和 Gretta 在紐約街頭，一部 iPhone 配個兩頭蛇聽盡對方電話內 guilty 珍藏的一段，更加上腦。兩人把歌談心的內容，亦頗為有趣，走過 Times Square、Washington Square Park，由 Frank Sinatra 〈Luck Be A Lady〉（1965 年，這是瘦皮猴其中之一之 Signature Song）到 Stevie Wonder 〈For Once In My Life〉（1967 年，跟 The Temptations 的版本差不多同期錄好）再到 Dooley Wilson 〈As Time Goes By〉（Gretta 說這是她最喜愛的電影歌曲，來自《北非諜影》，1942 年，主唱者 Dooley Wilson 就是飾演歌手 Sam，其實不懂彈鋼琴，也是片中絕無僅有的美國人）……斷斷



續，又拖手又跳舞，千金一刻呀！

「這是紐約，沒受過重創的人才不會決定離開……」Dan 對初相識的 Gretta 這麼一說。那麼留下來的人呢？是要打破悶局？還是繼續隨波逐流？Gretta 創作的一曲〈Lost Stars〉，原本是她給男友 Dave 的禮物，換到他的 Key，開首掃着一個 F Maj 7 和弦，原本很快復很夏天的悠然，頓然變得沉重。